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一

後學同郡畏菴朱　欽　纂　校

文林郎邵武縣知縣泰和蕭泮繡梓

邵武縣儒學署教諭事巖陵洪鼐校正

靖康傳信録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叅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懐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

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
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
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
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
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
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
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
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
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
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

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祈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刼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幷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来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茍且之習媢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离不為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

鄒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
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
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為東下計於是避
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
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
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
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
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
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
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

余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惻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徇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陳所論若劄子待對文字庫上

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
擢吳敏為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
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
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羣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
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入位御垂拱殿見宰執
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黃色又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
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
園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
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

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叙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内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粲然明白下視有唐為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冦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内禪之

訖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

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
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
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吴敏爲行營副使
以余爲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爲恭謝行
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
离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
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
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
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
許侍賜對四日余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

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君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内侍領京城

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尤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黙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

兵用之於有事之日今日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
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
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
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
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
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
謝且叙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
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咨
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梲副之余為
一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

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

爲衛不令稍有踈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
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内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
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
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
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
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
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
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
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
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詔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衛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令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自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

嗣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左丞耿南
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
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宫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
司於大晟府辟叅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
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
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
貫疋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
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
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
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掛氈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

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基
地金人兵至徑趍其所實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
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
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
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
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
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
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
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衛班
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

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
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
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
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
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即斬以徇因使號令
如獲姦細捕人覯執出頭驗實推賞輙殺者斬自是乃止
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
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
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
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

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
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雲箭集于城上如蝟毛士卒
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
庫酒銀椀絲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
賊數千人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
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開門者
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
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
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
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

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
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今虜氣方銳吾
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
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
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
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
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為之動
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
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
幾願陛下留之上頗以為然余退巡歷城中因乞宰執分

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斡离不者南嚮坐梲望之等北向再拜膝行而前斡离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

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寧諉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守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

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朝夕肝
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群
議所惑嘿然無所主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
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
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
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
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
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
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為陛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

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輙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揭長牓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

金二十餘萬两銀四百餘萬两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
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悵㴻民力已竭復許告
訐恐生内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内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
往收牓毋得告訐余因廵城過牓所令滹聖旨收牓歸行
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
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
授器甲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
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
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
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

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掾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隷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勑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使所欲行者託以

[illegible][illegible]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既行
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
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翫好寶帶鞍
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
以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
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
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
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
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殯發掘殆盡
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謀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厥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太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之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

驍勇屢召對内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离不者取令上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掩殺出没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

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
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
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臺諫鬨然謂
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
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
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
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
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
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
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

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閤龍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撾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

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後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宇

文虛中齎詔金人軍中復差撒离秦檜爲割地使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

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
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
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
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
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
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
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
曹晟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
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
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刼寨及封丘門接

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賜犒以行十四日以吳敏

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
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逐皆
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
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
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
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
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
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
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

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咨予盡遣城下兵以追斡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扼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

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离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遽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滹沲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遥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

以租賦歸之求係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棁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宮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閒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炊

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絶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

犇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犇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柰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

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宣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手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

乞依趙野例幄前奏[illegible]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於簾前拜訖具道皇上[illegible]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illegible]於何處[illegible]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道[illegible]石太上皇后[illegible]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illegible]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illegible]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illegible]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illegible]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illegible]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

指置令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脩李保等三人坐慳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巨璫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復傳敎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所刪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貽聖孝兩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孫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

日道君御煙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須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

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
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藏則發
於聲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
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
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
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
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
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
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
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

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毎得御批詰問輙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之

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篆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兵對于幄殿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

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
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逆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
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
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
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
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
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上嘉勞
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縮等具劄子進
納有旨不允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
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
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探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
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
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
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
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
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
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
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既南

仲嘗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然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搆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

行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數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恫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客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illegible]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誠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也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
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
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
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
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
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
結訓練令人置罷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
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
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
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

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閒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

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
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
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
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
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
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糧
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
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
八謂陝西鮮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
因行東南鹽法而鮮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

制以慰關陜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横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閲上戸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罷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緐邑已降指揮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和糴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粮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盬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争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宫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建議立東宫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傳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黼之黨行遣殆無虚日防邊禦寇之

其兵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
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
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
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
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
起於陜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
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
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
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
名量材録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隷

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濋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illegible]

府稍裁抑以遏冒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余條
項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祖宗
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
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
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
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
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華門曰
守禦使司給諸軍御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
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御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
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

聞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請
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大臣事權浸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曰始親征
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
告勑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
二人者乃賫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
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孫
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
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
子待罪丐去章十餘上上悉批荅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

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緒紛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死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离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

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城法以困太原鏁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掎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紙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古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

意用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其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勑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勑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余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止以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批荅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臣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

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遂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柰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以度况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

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冦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請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輙塵天聽上優詔寵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余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

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然令條具以聞既而牓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搔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余竊歎息而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於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勾當公事與潛治兵於隆德府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緡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

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辭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莞之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秖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譏無錢粮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犒軍訖[illegible]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隷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陰德又勸遁去於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鞏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

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
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内侵中國勢
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
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
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
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
誤國故於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懐之語留河陽十
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懐州自出師後禁士
卒不得擾民有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

脊黥配逃亡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
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
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
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
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
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减
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
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
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
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闕向來無藩籬之

國去無邀擊之威朝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巡邏游寨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决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

覇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鮮闔太原收復忻代以捍蔽人夏人逆兵入寇不知幾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濟允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㢠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循侍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

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粮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粮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

所取今借小費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粮以行則錢粮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

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
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從之不
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
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
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齊集又
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
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還遣議之人代
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
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
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

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關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於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

逗遛不進其後張灝又遣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

[illegible][illegible]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爲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慶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荅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能決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許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

揚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令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譎詐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汴界於

是自落職官觀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
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筠江用舍進退
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
勢轉危為安能成而為膚愫讒慝者壞之為可惜也殆天
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衍自有數也不然何
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峽蓮荆南為寇賊所
隔道梗少留時都城復為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
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来被受御筆内
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
大槩若此庶幾傳信于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

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録

梁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一終